

聲光 約會 訪問



「伊甸」拍攝現場。



葉紹麒擔任攝影。



男女主角邂逅。



新晉導演 平常心遊走大銀幕與公仔箱

近年，不少香港影壇新血獲頒電影獎項及提名，影響力漸受肯定。電影是充滿藝術元素和可能性的創意產業，但同時又是充滿商業考慮，不能隨心所欲的保守工業。業界人士說，香港電影正進入又一次「新浪潮」，講感受、講觸動，結構性變動蓄勢待發。當中，戲劇人才更獲「鬆綁」，進行跨平台發展。

「聲光版」一連兩期，與這股新浪潮中的新晉電影導演約會，看看今日導演椅上的光景。今期，先由最近步入「公仔箱」的電影導演翁子光現身說法。

最近，翁子光走出大銀幕，執導香港電台外判劇《輕狂歲月》一集「伊甸」，講述年輕人情感及兩代關係。播出後反應良好，不少觀眾指戲劇有血有肉。

公仔箱流露真情

記者首次和翁子光會面，感覺他斯文有禮。亞翁就像其作品一樣，親切近人。

亞翁自言，對倫理關係充滿興趣，找來朋友編撰描述本地道倫理的故事。「今次，很高興執導港台外判劇《輕狂歲月》的一集。『伊甸』講述16歲少女懷孕，一段發生在年輕人身上的倫理關係。」當中最感人的場口，是講述飾演母親的楊羚發現女兒李蘊懷孕。飯桌上，李蘊憤然離去，肉緊女兒的楊羚反而冷靜，坐着繼續食飯。「沒太多對白，以平靜手法、長鏡處理一個原本激動的場口，反倒帶來劇力。」

亞翁1998年起參與電影製作，2009年自編自導首部電影長片《明媚時光》，奪得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」年度推薦電影獎項，並提名「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」。一直在大銀幕發展，究竟有甚麼吸引力令他進入「公仔箱」？原來，他和港台有着淵源。

「其實，多年前我曾在港台工作。期間，曾申請節目外判計劃，希望執導自己作品，但都失敗，及後便投身大銀幕成為導演。想不到，今天又再有機會拍電視戲劇，感覺像個循環。」很多人以為，大銀幕才是大製作、大茶飯，電視戲劇只是小品。亞翁卻不同意。

「電影要遷就市場和票房，電視戲劇反而有更多自由，又可入屋，保留不少地道文化。」亞翁說，投身影業後仍醉心欣賞港台處境劇。「我愛倫理題材，首部電影便以此為題，但十分吃力。在大銀幕拍倫理壓

力很大，因題材貼身，觀眾參與感強，未必人人接受。」他形容，今次作品「伊甸」活像一份給自己的禮物，帶來無限滿足感。「真正香港精神，並非大香港主義，而是平淡、富感情的地道感覺。」

不對弈 將心比心

商業掛帥的大銀幕，對感情豐富、想透過作品和觀眾「對話」的新晉導演說，不易生存。有人說，香港影業正踏入「特區新浪潮」，渴求有血有肉的作品。影業制度和結構亦逐漸變化，很多影業人士也沾手電視、舞台，甚至視聽藝術。以導演路為例，先從電視台學師，再轉投影業的傳統單向「方程式」，便遭大力搖撼。

「其實，電影和電視戲劇相輔相成。早年有美指朋友說，世界上電影作品不會沒觀眾，那在乎觀眾是誰。」很多著名導演，都是先從電視台入行，打過「木人巷」再進入電影界，但新一代導演路途不甚相同。有些學院派出身導演，畢業後便隨即進入影圈。有些人想先在電視台「浸泡」，卻得不着機會。「我自己是『紅褲子』出身。入行初，不能在電視台登上導演座，只能做其它工作。隨後在電影界當助導、場記，就連音效、美術和製片也做過。我早在中學生時代已入行，邊做邊學，及後才攻讀香港導演組織課程，接受編導訓練。」

今次《輕狂歲月》勾起亞翁不少回憶。「當年，我申請港台外判劇計劃失敗，其實很失望。但投身影業後，遭遇更多劇本或拍攝計劃遭人『彈回頭』經歷，便想通了。」他說，這些「評審」不斷孕育自己成長，透過別人批評重新認識自己。「不知不覺，我學習了用平常心面對工作。因為，企圖心太強不一定成

功。」亞翁由最初的「對弈心態」轉化成「將心比心」。挑剔，成為對他的幫助和教導。這心境，反而令別人對他增添信心。

跨平台 相輔相成

除在電影和電視台遊走，原來亞翁還參與裝置藝術。「我的專業是影像表達。這些平台不但沒衝突，反而互相補足。原來，經驗、技術可互相應用。」相信，參與《輕狂歲月》工作，也令他對專業技巧更通透，深化執導能力。

「好導演不是單靠技術，而是如何組織好隊工。」片場中的翁子光，是剛強的人。雖然他自言是個文人，但當上領導，就要堅強。「但剛強不等於自我，我會聽別人意見，小心以禮應對，把不同意見融合再應用。作為新時代導演，觀察和分析功夫很重要。這些技術，任何平台都派用場。」

亞翁多年前也曾為「聲光版」專欄「啟示錄」執筆。「雖然我非學院派，但看電影、哲學和文學書量也不少於大學生。」透過編撰影評，比較不同導演作品。「我也曾寄情影評，希望以文化工作提升本港電影和觀眾的水平。但許鞍華鼓勵我，不要放棄執導生涯。我便重新上路，透過作品向觀眾發揮人文關懷。」最近和他合作的陳果，也提醒他好好使用自己的特質，不要太過，學習合宜地控制戲劇感情起伏發展。

亞翁自言人生沒太多追求，不駕車，只搭地鐵，過簡單生活。「對事物的渴求、精力和熱情，我通通投放在作品中。創作是美事，令自己感覺有壓力才有真實感。」他表示，新興影業趨勢，新晉導演趨向以細水長流方式，把訊息滲透進觀眾心中。這股浪潮，原來也很溫柔。

影音館 文: 大秀 《反斗車王2》——還有新意 暑期動畫強打《反斗車王2》，跟夢工場《功夫熊貓2》對壘，前者五年前創神話，證明以兒童角色設定，配合深遠意義故事，即使非典型胡鬧家庭動畫，仍能衝破觀眾年齡層壁壘。後者配合中國風，走傳統「動物形」角式，以80年代港產片最拿手成龍式動作片為核心，把動作動畫變成「新派武術」。幾年後，這些當年新意要配合3D應市，先來的《反斗車王2》，在「聲音」部門又有何新意？今次「車手」換上Michael Giacchino，而非Randy Newman。Michael跟導演JJ Abrams合作多次，而他與彼思的前科有2010年奪得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的《沖天救兵》，來到《反2》，接下Randy Newman的棒——5年前公路/藍調味濃。這回配合世界巡迴賽，在罐頭歌方面，在樂隊Weezer和Robbie Williams外，還為配合有日本賽車而特意找來日本三人女子組合Perfume的《Polyrhythm》，非常聯合國。原創部分，才就Michael Giacchino的Race Track。今次亮點在於閃電王麥坤一貫車王外，老友啱牙嘍又誤墮離奇特務事件，所以，配樂裡有不少樂章，都是以啱牙嘍作為核心，如《Mater The Waiter》、《Mater of Disguise》、《Mater's Getaway》、《Mater Warns McQueen》、《Mater's Bomb》幾首，有鄉謠、藍調搖滾、典型12 Bar Blues變奏和以弦樂為主，好比希治閣《迷魂記》般緊迫，交換又交錯的迷蹤步，玩味和幽默感上比Newman更為落重藥，明快順暢。《The Turbo Mater》，作為專輯最後一曲，集以上之大成，配上Jam Band模式，一樣熱鬧。

編輯寄語：得悉亞翁曾經在地鐵路途一邊寫劇本，一邊落淚。這令我發覺，香港電影界有出路。導演對社會和觀眾的承擔，是最寶貴的。一場範式轉移運動，將電影人提供更多平台，邀請觀眾進入對話和生命交流。亞翁說，青春是種狀態，成長是種感悟。但願本港電影界不斷成長。

《輕狂歲月》 年輕人怎描劃人生？固執地保持真我？別人形容年少輕狂，他們卻認為這才算無悔青春！《輕狂歲月》述說一班年輕人故事。7月3日起，逢星期日晚7:30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。 「伊甸」(已上映)：導演：翁子光 演員：李蘊、梁進龍、岑珈其、楊羚、郭子健 「蜘蛛仔」(播映日期：7月10日) 導演：劉健倫 演員：薛立賢、黃素歡、尹嘉豪

另一名新晉導演郭子健飾社工。 「伊甸」述說成長故事。

二手好碟 文: 勇先 《無間道》——劉華「凝固式」究極演技 今日，不少人見到林峯chok樣大呼小叫，並視為chok樣一代宗師，證明港人善忘——只要你看劉華，論chok樣，又怎會有人像他般完美極致，打造只此一家「凝固式」演技藝術？ 相信大部分看劉華成長的香港人，多少都分到他演戲時大概有兩種模式：一是《賭神》內陳刀仔的誇張與輕挑搞笑；二是《龍鳳鬥》和《無間道》型格到底的官仔形象。這演繹的反差，猶如《IQ博士》裡則卷千平，時而咧口大笑，時而高幾吋兼chok出有型樣……雖然極端，但兩者都是劉華。 藝人多年揣摩演技，自然有獨特體會。粗略說，前期的劉華，是誇張諧趣兼靚仔陽光男孩；近年角色因偏重成熟、冷靜和深沉等男人味重，所以漸漸確立「凝固式演技」——每個表情維持數秒甚至更長時間；肢體動作優雅考究，猶如拍攝硬照廣告，未必人人受落。但那些嚴謹、仔細的「甫士」，正是將男性儒雅和有智謀卻內斂的理想特質高度濃縮，這就是劉華為

鋒狂的電影世界 文: 張穎鋒 《成就夢想的工場——願我能》 我喜歡電影，但不太喜歡看而是喜歡拍。若非有這荒唐理念，我也不會不顧一切千方百計入行。 回想我十分幸運。上期已道出我的人生分水嶺和里程碑。今日起，「啟示錄」亦易名為「鋒狂的電影世界」，欄名道出了我對電影的狂熱鍾愛，內容更可自由發揮。在我眼中，電影世界的確古怪離離不足為外人道。 最近，我有幸地參與商業片製作。因我是新人，所以從低學起。原本我只擔任助理製片。但有一日，導演和監製要為劇中其他角色及女主角試鏡，有場對手戲，當時我被臨時徵召當攝影師，將試鏡片段拍下記錄作「賽後報告」。當男演員離開，兩位女主角候選人現身，導演突然說：「Sam你演她對手吧！」說時他已將我手上的攝影機取去，我便埋位與她對稿。我當時只想：若我演得好她便更可投入。她們試鏡很緊張，但我只是過客，毫無心理包袱可盡情地演，這心態差之毫厘！關鍵謬之千里矣！ 「賽後檢討」時，他們商討演員表現，某監製突說：「Sam原來你都幾好戲嘍！」當時我不置可否，只禮貌報以一笑，其實我只是不知如何回應他罷。過了兩個星期接到另一位監製助手的電話，說有意找我拍廣告。我跟導演反映，他說：「原來他（那位沒表態的監製）一直也留意你！說實，我也想你在戲中演個角色，演哪個好？」看見他費煞思量，我也不禁笑起來，同時也感受獲別人認同的興奮！過兩星期，導演終於正式邀請我在劇中客串。我當然赴湯蹈火在所不辭。我將名字上板（因主要角色，是會寫上白板方便劇組人員參考），對我這名不經傳的「二打六」來說，就有一種「金榜題名」感覺。我曾對我的導演說：「我不知自己的前半生貢獻過甚麼？」他說：「你就貢獻給電影吧！」我，但願我能。